莊子翼註

三

口 13
1600
3

早稲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一

經書

第817號

第3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莊子翼卷之三

大宗師第六（郭註）雖二天一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北海焦　竑弱侯編訂

建業王元貞孟起校刻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

三島家藏

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
慕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
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格於道也
若此

郭註 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
寘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耳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爲也則知出于不爲也知出于不爲也則爲出于不爲矣夫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是故眞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九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爲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而眞喪矣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其所不知也若夫人之所爲有所窮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閒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也有患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之無患也夫知者天而生則過物而當全矣所待未定言有待則無定也吾生有涯天也必欲盡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爲也皆自然耳有眞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眞而不可亂也不涯寡則所順者衆不雄成則不恃其成而處物先不慕士則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慕以致之

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若然者理固
自全非畏灰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
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灰爲熱而未嘗
不以灰爲灰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
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言夫知
之登至於道者
若此之遠也

呂註 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不能知之所能知者天也莫之爲
而人無與焉知之所以知養其所不知言以知養生非
人之所爲則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中天也世所謂知之盛
以生隨知所以能盡年而不中天也世所謂知之盛
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
而後當知非道之真而待以爲當所待固未定也則
安知吾之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
真人有真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是非
不一則從衆而已從衆則不免于逆寡也地道無成
而代有終剛則不免于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于

暴士也此皆聖人應世之
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
得不當何自得之有若然
水火亦戕所爲也將誰濡
知能登假于
道也若此

新傳 天人皆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爲知天人
之所爲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知知天則達于
無爲之妙理以不知知人則盡于有爲之極致此即
老子無欲觀妙有欲觀徼之說也至此不可謂非知
之盛矣而猶有患者知天人之二不知其一也達觀
者知天人大同渾然無別則所謂同出而異名同謂
之玄矣故曰庸詎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有真
人而後有真知有真知者不知也乃能持其順以待少
守其雌而若缺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逆寡
不雄成而王真人如此安有于過歟一或有過則
不以得失介于心則無心于物也無心于
物則與物不迕而物亦不傷之矣此非真人之有異

乎人益由以眞知而入道故也

故曰知之登假于道也若此

管見　寡謂貧約之時成謂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逆以讓雄則禍至慕土以事釋之義長即云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應酬接物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瓦虛舟無心迕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爲深以是而入水火何者爲濡與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乎忘知而頓悟者乎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阨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詎脩然而往脩然而

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

郭註　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不甘理當甘食耳眞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臨言若喉氣不平暢也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故嗜欲深者天機淺也不知悅生惡死者與化爲體不訢不詎然往來者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也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採求於意那受而喜者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忘而復者復之不由於識乃至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已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

呂註　無思慮則寢不夢無嗜欲則食不甘然後其息深深而以踵矣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身以

足爲踵息以所自起爲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至於無息矣衆人失守而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求息以踵可得乎其天機淺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矣知生而悅死而惡出而訴入而距以棄其所謂脩然者則是以心捐道愛生而求其生之所始畏死而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忘而復之

疑獨　心無思者竟閑而不役於物其寢所以無夢形無爲者神閑而不遊乎物其寢所以無憂味無味者味味而不味于味其食所以不甘

循本　息之深者如藏于足息之淺者如出于喉其實氣海爲息之根帶天機者天然之氣機即息也嗜欲深則息淺矣如屈服者嗌言若哇者天機淺也

筆乘　出世爲出即生也來也始與受也返造化爲入即死也往也終與復也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

則不忘其所始矣知其終之未始有終也則不求其所終矣如此則可以出入造化遊戲必生而爰悅惡之有心捐道者心一有所爰即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何人助天者即老子狹其所不然則如怖死求生求出離猶爲第二義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去聲反　槬然似秋愛焰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必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洛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必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沈

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循本孤不憤古賢人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餘尸子云箕子名或云比干申徒狄殷人荷于戴其負
石沈于河
郭註所居而安爲志寂者雖行而無傷於靜也顏太
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煥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
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覆落者不怨夫聖人
無樂也直莫之壅而物自通耳無親也任理而物自
存耳天時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不能下三是非
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善爲士者遺名而
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自失其性而猶以從
物受役多矣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之徒斯皆舍
己徇人殉彼傷我者也
呂註其心志者志于道也容寂則神凝不動疑願則
反扞無德要然似秋非有所惡煖然似春非有
所愛喜怒通四時則同乎天和所以與物宜也以固
而不失人心吾無心于惡之心于愛之也澤萬世不爲愛吾無
心于愛之也其于物也因其自適其于仁也天下兼
忘萬事乃民者七也忘高而不失其所守者君子所
守異乎九民者七也忘高深遺放生者役人他故自
聖人仁資以至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皆有所
謂真然後天以全其名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役人
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爲而爲之乃所以
自適也
筆乘志字趙氏正爲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似當古
甫解役人蓋本胥靡登高不懼遺放生也意則

妙矣然以下文役人之譏觀之尤竟子玄爲要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者繩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所以救於患也。以德爲循者所以得於人也。以仁爲恩者所以用於人也。以禮爲貌者所以飾於人也。以言爲文者所以彰於人也。故曰古之人其喜也天行其怒也。物之有知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其天也。孰知不以人之所謂天乎。所謂人者有人而天也。

郭註　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也。若不足也下之而不堅常遊於獨而非固守也。崔乎不得已至於實也。邴邴似喜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滀乎進我色也。厲乎似好閉者動靜行止常若不得已者無所趣也。厲乎似世者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謷乎未可制者高放而自得也。連乎似好閉者綿邈深遠莫見其門也。悗乎忘其言者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也。刑者治之體而非我爲禮者世之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我唱德者彼所循而非我作以刑爲体者任治之自殺雖殺而寬也。以禮爲翼者順時之所行故無不行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冪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冥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君師人之極者冥爲哉任時世之知委兮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仁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已則雖

處高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悅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爲勤行者也

【評道】其狀義而不朋可得而親陳若不足而不承虛而不華大雖弗貴賤一而不堅行雖不圓而非固守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滀乎進我色也謋然自得而非臧賢邪乎其似喜也謋然自脫乎聲乎連乎三者至爲去爲去言者以刑禮知德爲本而已矣經中多以由險道立險德蔑姑射之山隱兮勤而不勩之勞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弟好之註也一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今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然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弊萬致萬不異乎不一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者人也真人同天人弊萬致萬不

相非二大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任而玄同彼我也其有待夫之極非妄然也若夫在夜得夜以致生為晝得晝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不得而憂莫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犖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故晝夜寒暑猶天之不敢惡況乎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寒暑猶而不任之哉眞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違豈直君命而已哉故證以海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乎外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呂註 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惡與不善也而美善出于此不好之者惡與不善亦出于此則好與不好一也一猶水之滔滔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矣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也有不一者其已與天為徒退藏于密也其不一與人為徒吉凶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莫之為而為者天則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吾何為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為吾之所自生身猶愛之況生之所自生乎苟惟知其卓犖而足所以卓犖者而有君為愈乎已身猶忘而聽之則忘無足所以卓犖而愛之則生無足所以明矣人特以陸而陶潤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于道術之江湖而不知忘生聚散也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善惡生死者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道則所以忘忘生非善而化其道也蓋悅生惡死非善而以忘生為善未始不同也

新傳 真人無心其好惡所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為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為徒也聖人雖為之應而心實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與人為徒哉此莊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

副墨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即悅也不好即惡也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一故也一即天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不以心捐道所謂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知此而已情實也死生有命如天有夜旦之常非人力可得而知此物之實理所謂卓與真者也人之不能離此道猶魚之不能離水苟離于此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芬然以生矣孰若兩忘而化于道者之爲得乎此便是其一其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言意付之兩忘至于死生大變亦兩忘之而毫不以人力與焉蓋死生自不一而其一者未嘗不一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宜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故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不可逃故先棄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力之物以舍故故不暫停爲心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

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訓今交臂而失之在冥冥中去夫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亦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係而留豈不昧哉故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得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宜矣化而無化故無內外無始無終體天地合冥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也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本非人而化爲人失于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冥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夫聖人遊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而於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爲厶而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冥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自人也況玄同萬物而定化爲體其爲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呂註　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爲善吾亦善吾惡則惡哉物無大小心存則存心亡則亡苟爲非道未有存而不去者故藏舟藏山于壑澤可謂固矣吾心遺則忽然失之夜半玄極之時有物移此從而藏之玄極之外非有爲者能若是乎夫藏小大得宜而猶有所遯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欲其無遯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則彼有爲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哉非真知不足以與此

肇論　莊生之所以藏舟仲尼之所以逝川逝皆感往之繁留也何若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非其言也負之而趨瞥不覺其斯之謂矣

江適　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百年之中大化有四復于其間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一下息之頃味

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遷之在缸後觴非前觴倪化之間已形萬變昧者潛移于造化但覩已形之陳跡不知造化之默運于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厭之之理已進矣揚子大玄言月闕其東不知闔明于西蓋言大化之密移靡成之迭進也求之千身百年之役頃色智態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明甚柰何其不自悟耶此莊生論藏舟心孔子嘆逝川之義也

管見　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遯則不存矣唯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皆存物不得遯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走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于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孰物安所逃哉世人執于私見徃徃認物以為己有謂舟山為不遯之物壑澤為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者乎不悟夫冥冥潛運千駄不停物與地者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遯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遯化哉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徧　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

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　有無情之精故無爲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豈帝而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人之果不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夫道在高爲無高在深爲無深在久爲無久在老爲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極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得謂老

也自稀韋氏得之至于列星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爲得也然則凡得之者皆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揭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慮于生之不得而爲之哉故爲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于己爲也而爲之則傷其真矣

呂註　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信乎然求其爲之者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辯或目擊而存是可傳也而莫得其朕不可見也以心契之胎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朕不可見也以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以生我則不神雖鬼帝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雖今日猶爲太極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之聖人隱顯不

同未有不得道而爲聖者非特徧韋氏至於傳說而已道爲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其所以爲太宗師歟

筆乘　太宗師者道也至此方明說出道無形無爲也而曰有情有信者自有以觀其徼者言之也情靜之動信者動之符即老子其中有信之信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爲父則氣者母也維斗堪坏神名人面獸形馮夷清冷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入石得木仙是爲河伯十二云以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死有吾山神不知至孔子時黃帝得道登天即昆湖上升之事玄宮北方之宮月舍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禺強海神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二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強西王母山海經已狀如人豹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羙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山名一云西方空桑之名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

箕斗爲天漢津之東維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

能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
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
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
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
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
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
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郭註　殺生李云殺生崔云除其營生也故不死
生生李云矜生崔云常營其生也故不生
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外猶遺也物者
朝外所須切已難捨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

不惡夭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斯
朝徹也當所遇而安之捨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
無古今與獨俱往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
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自將故無不將任其自迎
故無不迎任其自生故無不毀任其自成故無不成
夫與物冥者物亦榮而未始不寧也物榮而獨不
榮則敗矣故榮而任之則真不曲成也玄冥者所以
名無而非無也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
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參玄之又玄也自然
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
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呂註　人聞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稚有聖
道推之天下國家也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者以是
而告之由相以至精也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
後外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洗滌乎有窮自省至是徹
而爲且也見獨者彼是各得其偶無古無今參萬歲

而一成純也不夭不生則夭者我殺之而我未嘗夭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皆撄之而我未嘗勞故名曰攖寧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道以體之爲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洛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聽許聽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謳謀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攝許至於謳謀歌以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爲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爲始而莫知其爲始乃其所以始也

循本 朝徹者一朝而透徹不俟七日也擩形去心所以殺生也而不生將送也攖觸也副墨洛誦假文墨之名瞻明聽許假耳目之名需役於謳假役夫歌謠之名參寥者參合寥曠迷茫之始則玄之又玄矣

副墨 上既言得道此則言道不易聞不易傳也外天下遠而物近天下疎而物親故外天下易外物難外生者捐我也捐我而後能見獨見獨則無古今無去來而可以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于不生不死蓋殺生者不生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殺生者心死而神活也生生者心活而神死也天下將迎將毀與接爲攜世人心一心畏毀一心成之生滅憧憧無有了歇其有惡此者又欲殺而去之不知除生滅之心亦生滅也惡能入于不死不生之鄉哉今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因其自至而我無容心此則名爲攖寧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謂于世梦攖攖之中而成大定此則不壞世相而成實相參與斷滅種性以下述其始而未始有始也言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

以生爲春。以死爲尻。苦盖反敦知死生存亾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縷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勾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麗其心閒閒而無事。跰步田反蹡悉田反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亾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句贅項推也句猶言節節也推骨二十四節贅言其形如贅瘤也跰蹡病不能行貌拘拘攣曲之甚將者恐自此更其貌拘拘攣也

郭註 沴陵亂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蓋耳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矣能解則無所不解則無所而解也天生而惡之哉

呂註 曲僂發於背上而惡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閒而無事是以雖跰

蹠而不害乎鑒井貞之警浸假而化
者凡三而子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
極也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爲輪以神爲馬
故以尻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
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生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
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爲解也若非
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
來不能却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何惡之哉

通義 首春尻只是首尾始終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一作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
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

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
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
撰夫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
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
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
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
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
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郭註 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爲怛之也自古或有能遯父母之命者未

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跡晝夜之節者也外生猶晝夜未足爲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爲逆放理以速其死耳其死之速由于我悍非死之罪也故以死爲彼善吾生善吾死理常俱也人耳人耳雖殊爲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故明已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生非故爲哉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皆知金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成然寐遽然覺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也

呂註 鼠盜人之所甚賤而氣形之散爲肝與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時之陰陽之於人不趨父母而聽之知大塊之息我以死而善之則死用問其奚以汝爲奚以汝適邪夫躍冶之金人必以爲不祥人之厭爲人也亦然今一以天地造化爲鑪冶則鼠肝蟲臂無往而不可成然寐遽然覺言以死生之際若寐寤之從容不爲之變也

管見 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爲此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鑄金之喻蓋慮常情異於計毫釐係念萬劫縈纏如躍冶之金亦挺以異而鎔銷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爲鑪造化爲冶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憂其不得耶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以死爲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

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挽挑。循本。猶戲弄也。

郭註　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无相與於无相也未嘗以志役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体者無愛爲於其間也挽挽無極无所不任也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无所窮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寄明於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宇毋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芴不任哉慈不任哭父子兄弟怪情相欺豈礼之大意哉夫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无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体化而應物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死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寄方外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方外則陋遊乎天地之一氣者皆冥之故无二也以生爲附贅縣疣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故以爲決疣潰癰此氣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假因也故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所假雖異其成一體故肝膽遺耳目任理而冥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途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也所謂塵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其所觀土亦干衆人者皆其塵垢焉非方外之冥物也于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以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貴之哉戮民者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

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吾丹汝共之言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人之丹魚所造雖異其於由无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其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寓內任万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曠於人而俞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无卜大以人理言之則俞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呂註　相丹於死相丹相為於无相為歸根徙命之處也登天則遂于大明之上遊霧則入于杳冥之門故燒挑無極死所終窮彼以反真為樂則憮尺而歌乃其宜也先王制礼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真為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丹天為徒故以死為哀而無敢樂若二十人者丹之為徒而樂其死則倍於忘生者衆矣无二十人者則網繆於死生之間而不能解矣亦忘也內外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弔欲其知礼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有不在礼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二氣則非陰非陽以生為附贅縣疣則以生為喪而後之以死為決疣潰癰則以死為反而樂之也假于異物託于同体則非實所嗜耳目忘而遺之則反復終始不知端倪忘安能為世俗之礼哉孔子以為已則遊方之內而所依或不在此蓋所遊者遊所依者心也天之遊方內而盛稱方外之高乎貢疑其魚遊方內而所依或不在此蓋所遊者遊所依者心也天之參良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体性抱神以遊於俗安天刑而不必解也又引魚以喻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已畸人則非特無事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忘江湖而已相忘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謹于礼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

君子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公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

汲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寤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且韻書云

郭註　象固現其形顏回察其心盡人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故曰進於知簡擇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死生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自化也死生寤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生之非死矣生而不得所未知而預憂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生之非死矣生覺夢未知所在豈待覺而後知哉無形無損心者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也有旦宅無情死者以形骸

林云數本以上句乃字与下句且字合為宜也兩字良可笑也

之變為日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也夫常死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逆死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逆夢為鳥夢為魚言無往而不自得也寧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礼哭必哀歟笑必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樂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于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於于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審異故歌哭不同

呂註夫唯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為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寓是寓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不為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死猶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二子者雖不知死生為喪以死為反則未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之反真為樂為人所嗤則未有知之而不為之變者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不知所以

為物猶已化之人下化之人所不知之化之化已者所不自知其化到已身者也言若以為先死者化而為物以等待所不化者後化之已乎則彼死者亦將不化又安知已化者哉乃爾汝之稱與下吾字相對父母是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為爾汝子孟孫但覺傍人哭亦哭是哭不由其中而由其所相爾汝子孟孫者言視其親如傍人之親也因此乃字遂生下吾字且吾與顏回不如孟孫之若果娘乎因郎夢為鳥為魚吾身是夢耶如此看來吾所謂吾之者正不可知也前言吾特與汝未始覺此言覺亦恐是夢又深一步造詣也適適意也喜者必笑忽譏適意之境者中有真樂不及待笑而後適獻笑者忽自獻其笑者出于不覺不及布置使之笑以窮自然天真不待拘守禮法也安排而去化綴上排字人

生富貴貧賤各有定分如造物布置然但當安之而已死去則化無復更有參予之初人于寥天一者復歸其初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亮何以窮汝意而子曰。亮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乎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肌膚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

鑄之間哥肅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
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
言其大畧吾師乎。整齊萬物而不爲義澤及
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
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郭註　資者給濟之謂黥以仁義劓以是非言其以形
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
自得貌滿崖也域也無所繫礙也
也且體遊其藩傍而已
言不敢求涉中道也
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自須治成而已
無容若首故無非漆梁黃帝皆聞道而後止其所務也
此出自然之以遊爲之累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

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雖訢知我之自然
當不一怠黥而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
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也雖澤萬物皆自爾耳亦無
爲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不爲老曰新也不爲
巧自然也此所遊已言遊

呂註　遊之大通者蕩然忘我之自然
於不爲而師於無所也

而累於美善梁倩力而黃帝嘗齋心服
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銘所以銘鑢
鑢所以爲鑢言二人之
鑄鑢爲煩然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
鑄鑢之間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黥補劓使成其
無爲郭夫整齊萬物長於上
古無爲而以爲師者
也千欲息黥而補劓亦以是爲師而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
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　回益矣以損之爲益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物之功愛之非仁迹行爲成之非義也功見爲有夫仁義不足以爲愛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心功迹猶未忘忘迹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也未若忘忘其所以忘其所以忘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爲體而無不遍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同於化者唯

化而適故無常也

詳道　按海以爲百川不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鍾海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鍾海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忘迹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冥然無所係累則是非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矣同之所以賢也義迹不忘遷善故忘義而後忘禮仁而後忘樂蓋回心有所不忘而其迹有所謂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與此

呂註　人之爲人也久矣其悟道雖在一言之下而悟道雖在一言之下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回聞心齋而未始有回也以無常同於大通則同化而已矣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予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註　此三子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往食者是若巖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也何故若命也夫言物皆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何故若無爲之者也

呂註　莊子論大宗而至於孟孫才顏回以爲如孔子體性超神以遊世俗而後爲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爲不及孟孫氏子輿之徒爲不及子桑故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諸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爲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

管見總論　宗師寧者所主而慕之稱趨之以大猶其本然以喜人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然以喜人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父忠其爲臣而身猶欲之況其知寢乎之光其卓然至真者乎貴有尊於若父之命而世俗爲愈也大塊載形佚我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該藏舟藏山深固不遯哉雖壑澤深固不遯哉雖壑之軀藏無窮之宇宙忘其有生理無不遯矣是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天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樂而霧之哉長天而處長地而不爲先登雲天而不爲高深

文官皆眞人之妙用太宗師體之以爲本民物之
命之以爲命者也女偶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
之矣況衆乎故左雜右援神馬兄輪聽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
懸解也曾何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安若躍冶之疑邪
子反琴張絃歌而弔桑戶以遊世爲勞反眞爲幸此
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爲人則壽夭窮
通不足盡其變況本地寒暑者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
駭形而無損心猶憂爲魚鳥而廣天淵安於一時
之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顏子隨礼黜聰坐忘造極
傅心理宿繼統聖門實爲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
桑戶琴張歌若哭人求其爲之者不得辛歸之于命眞
人已得道則超乎命世衆不得係之所得眞知則究
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
言處已之命子桑是也

應帝王第七　郭註　帝王者也

太宗師體之以爲本民物之性不得係之以爲命
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拘之矣故左雜右援神馬兄輪聽造物
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

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有藏仁而要人耶爲焉爲牛則爲牛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爲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也

【呂註】四問即子知物之所同是耶子知子之所不知耶即然則物無知耶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耶四問而王倪一荅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于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眞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訓憂虞泰氏亦泰知而泰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有虞氏之迹猶臧仁以要人而人從之固臧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爲否而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矣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殽亂矣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其信而不疑其德眞而不僞惡知其不仁之爲否而入於非人乎自王倪觀之則有虞氏不及泰氏矣泰氏則有虞氏之所以迹也然迹者解心釋神深造以已

猶本　有虞氏懷藏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然猶出于人爲不若非人則相與于無相與故已未始出于非人若一以已爲馬或一以已爲牛初無定名益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眞不知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于非人因未始出字却生出未始入字

荊川　言舜猶有意尚是出于人道而非出于天道也未始入于非人泰氏之于天道不期而合也

管見　眞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爲之聽明者爲之視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豈不偉歟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　欺德者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眞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爲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汝會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釋文　日中始人姓名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蚉負山則不勝任以欺德涉海鑿河難成而離性已遠故謂之欺德而治天下亦猶此耳聖人之治也治因其自治而毋以正人爲也故曰外乎正

而後行斷一已然盡其性命之能事而已矣性命之能事我無爲而民自正之謂也六鳥鼠避患曾不二蟲而必作爲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了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帛帛詩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莽眇輕虛狀壙埌猶曠蕩也帛帛法也崔本作爲

郭註　問爲天下則非其人則任人之自爲（一）各得（二）而（三）乘（四）羣（五）臣（六）之（七）自（八）治（九）而（十）自（十一）治（十二）也（十三）故（十四）能（十五）出（十六）入（十七）六（十八）合（十九）遊（二十）心（二十一）於（二十二）淡（二十三）任（二十四）其（二十五）性（二十六）而（二十七）無（二十八）所（二十九）師（三十）也（三十一）合（三十二）氣（三十三）於（三十四）漠（三十五）漠（三十六）然（三十七）任（三十八）性（三十九）而（四十）直（四十一）也（四十二）順（四十三）物（四十四）無（四十五）私（四十六）而（四十七）天（四十八）下（四十九）治（五十）言（五十一）任（五十二）性（五十三）自（五十四）生（五十五）公（五十六）也（五十七）心（五十八）欲（五十九）益（六十）之（六十一）私（六十二）也（六十三）容（六十四）私（六十五）果（六十六）不（六十七）足（六十八）以（六十九）生（七十）生（七十一）而（七十二）順（七十三）公（七十四）乃（七十五）全（七十六）

呂註　無名人則体（一）道（二）者（三）也（四）体（五）道（六）者（七）無（八）所（九）敗（十）獻（十一）此（十二）云（十三）忻（十四）厭（十五）與（十六）人（十七）同（十八）也（十九）忻（二十）則（二十一）與（二十二）造（二十三）物（二十四）者（二十五）爲（二十六）人（二十七）厭（二十八）則（二十九）乘（三十）莽（三十一）眇（三十二）之（三十三）外（三十四）何（三十五）則（三十六）彼（三十七）其（三十八）爲（三十九）人（四十）存（四十一）亾（四十二）在（四十三）已（四十四）出（四十五）入（四十六）無（四十七）迹（四十八）孰（四十九）肯（五十）以（五十一）天（五十二）下（五十三）爲（五十四）事（五十五）汝（五十六）又（五十七）何（五十八）帚（五十九）以（六十）治（六十一）天（六十二）下（六十三）感（六十四）其（六十五）心（六十六）爲（六十七）遊（六十八）心（六十九）於（七十）淡（七十一）至（七十二）無（七十三）容（七十四）私（七十五）焉（七十六）而（七十七）乃（七十八）無（七十九）事（八十）而（八十一）取（八十二）天（八十三）下（八十四）之（八十五）道（八十六）也（八十七）

筆乘　豫（一）卽（二）九（三）事（四）豫（五）則（六）立（七）之（八）豫（九）言（十）有（十一）先（十二）乎（十三）爲（十四）天（十五）下（十六）者（十七）也（十八）無（十九）以（二十）先（二十一）之（二十二）而（二十三）成（二十四）爲（二十五）天（二十六）下（二十七）則（二十八）後（二十九）矣（三十）與（三十一）造（三十二）物（三十三）者（三十四）爲（三十五）人（三十六）厭（三十七）則（三十八）乘（三十九）莽（四十）眇（四十一）出（四十二）六（四十三）極（四十四）遊（四十五）虛（四十六）而（四十七）不（四十八）助（四十九）也（五十）乘（五十一）莽（五十二）眇（五十三）出（五十四）六（五十五）極（五十六）遊（五十七）虛（五十八）履（五十九）妙（六十）超（六十一）陰（六十二）陽（六十三）也（六十四）遊（六十五）何（六十六）有（六十七）處（六十八）曠（六十九）埌（七十）造（七十一）道（七十二）之（七十三）域（七十四）居（七十五）空（七十六）干（七十七）同（七十八）也（七十九）此（八十）卽（八十一）豫（八十二）之（八十三）道（八十四）也（八十五）而（八十六）猶（八十七）不（八十八）鼕（八十九）故（九十）又（九十一）明（九十二）言（九十三）以（九十四）示（九十五）之（九十六）遊（九十七）心（九十八）者（九十九）流（一百）然（一百一）自（一百二）得（一百三）而（一百四）復（一百五）于（一百六）至（一百七）靜（一百八）也（一百九）故（一百十）曰（一百十一）遊（一百十二）心（一百十三）于（一百十四）淡（一百十五）合（一百十六）氣（一百十七）者（一百十八）其（一百十九）息（一百二十）深（一百二十一）深（一百二十二）而（一百二十三）歸（一百二十四）于（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二十六）虛（一百二十七）也（一百二十八）故（一百二十九）曰（一百三十）合（一百三十一）氣（一百三十二）于（一百三十三）漠（一百三十四）此（一百三十五）皆（一百三十六）順（一百三十七）物（一百三十八）自（一百三十九）然（一百四十）而（一百四十一）不（一百四十二）以（一百四十三）已（一百四十四）與（一百四十五）之（一百四十六）故（一百四十七）天（一百四十八）下（一百四十九）治（一百五十）蓋（一百五十一）無（一百五十二）意（一百五十三）于（一百五十四）爲（一百五十五）天（一百五十六）下（一百五十七）而（一百五十八）爲（一百五十九）天（一百六十）下（一百六十一）之（一百六十二）道（一百六十三）莫（一百六十四）妙（一百六十五）于（一百六十六）此（一百六十七）矣（一百六十八）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勤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忧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鼠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

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鬻疾如鬻應心聲之疾強梁之貌也田獵也藉繩也繫也
自狸

郭註 晉易曰係勞形休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也虎豹猿狙皆以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虎以御乎無方也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爲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特賴於明王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辜以爲已名故物皆自以爲得而無有者與萬物爲體則所遊不能冥物則迕物不暇何喜也立乎不測者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也遊子

呂註 鬻疾者趨事之速強梁者非能無知蹈之而明未能日損以爲道者也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休其心猶百工以短長有無晉易非聖人所以用天下也虎豹猿狙皆有以取之則夫變形休心而爲天下用者亦強梁蹈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功力爲人所借也有力弗君化貸弗特則凡有者不得辜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乎不測遊乎無有故也

循本 晉卅徒易率更也技巧也係累也晉卅徒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則休心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逸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

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誠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逃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

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彖雌無雄又窦卵者言汝受訓未熟故未成若彖雌無雄則無豸也地文與土同也鯤魚也植盤植也審音盤回流所鍾之域也司馬云當作皤聚也魚從人從弔音頒作並非）

郭註　棄而走不喜見聞故曰也無雄窦卵言列子之未懷道也未懷道則有心而亢其下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朴木同其不華濕灰均于寂曖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于不爲而自不一方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生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棄曰

弃權亦機也今乃自覺胖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此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利名之飾皆爲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若大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揩其間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也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譬舉二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君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爲也未始出吾宗者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委蛇者無心而隨物化也不知誰何沈然無所係也變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乖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也雕琢復朴去華取實也塊然形立外飾去而眞不散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

呂註　既其文未始有物虛空無相莫之與匹猶冢雌無雄而卵是以道與世亢而心信者故使人得而見示以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正即不止之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爲灰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爲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而見示以天不襲使得而見也名實不入則無爲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爲善者機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冲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故謂鯤鮞氣機也二十淵之義以喻心善淵雖流止之與鯤桓蓋未嘗不淵也太冲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藏於天而示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自失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則彼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失滅而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爲其止也因以爲角靡則莫知其爲靡也其動也因以爲波流則莫知其爲流也求我于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食我食人則忘我之至於事無與親至虛之極也雕琢復樸塊然獨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雖萬物擾憂而吾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

循本　無雄奚卵者如參同契云牝雞不獨化蓋言猶其一偏之術則不能成道猶列子之未盡其實也文者山川草木也草木萌牙悟然安靜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但覺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凡靜默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無復高下正是此意即所謂社德機杜閉藏不可見也杜權者閉藏之中邪有權變覺與昨日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天壤者天之壤地也天壤字又與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吾善端發露之機耳猶有不盡知者太冲則在杜德機之間莫有勝于此者故言太冲莫勝衡平也衡氣機者處于地文天壤之間動

靜各半得其平也衡字又對上構字示之以太冲莫勝者即衡氣機也鯤桓也盤桓也審當作潘潘汁也流水之審爲淵者上面雖水流下頭水却停畜也鯤桓之處止水之處土面流水底下停畜之處皆謂之淵淵有九名見列子此不盡也止水之淵以況天壤其二十言尚未盡以況地文杜德機是全然不動鯤桓之淵以況天壤善者機雖淵水不動有鯤盤桓其中便有靜中微動意流水之淵以況太冲莫勝衡氣機水上一半流下一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爲太冲衡氣之喻未始出吾宗宗即所謂太宗師也

李士表　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言之世之滯於相而是爲真故棄而走也彼至人者踐形於無形之表起數於無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文而疑其次示以天壤而疑其生殊不知形之生發心之起滅也心之有無也壺子未始有心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二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有受我而此無盡彼之離人入天無盡所以則失而走也壺子謂見吾三機則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之者誰邪見之者誰邪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唯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患出其宗緊緊焉以天下爲事則人得而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以此

王曰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及其即之又變而爲溫然聽其言也又變而爲厲矣是皆可執一而相哉夫充一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出而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之之道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者

也欽

【筆乘】不震不正崔本作不正莫勝列子作莫朕審列子作潘無與親列子作無親封哉列子作封戎似于文義爲優當從之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尸主也
府聚也

【郭註】無爲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爲謀府使各自任也無爲事任付物使各自任也無爲知主其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也遊無朕任物故無迹也

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也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實也若鏡者鑒物而無情也不將不迎不藏來即應去即止也物來即應夫即止也物去即

【呂註】無爲名尸則我不謀而天下莫能名無爲謀府則任事者責無爲知主一則我無慮而天下爲之慮體盡無窮則光大之至遊乎無朕則鬼神莫覩況于人乎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後虛哉吾心本虛故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盡其受於天者迎此是以勝物而不傷物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

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儵、喻有象忽、喻無形渾沌清濁未分喻自然也神速譬有為也渾沌合和貌譬無為也）

【郭註】為者敗之

【呂註】南陽俞儵忽然而有北陰俞忽然而無中央不有未嘗與之異故云待之甚善知其為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林之不喪不可得已

【管見總論】古之應帝王者無為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故南華以齧缺問王倪為是篇之首有虞氏喻多慮泰氏喻無為無為足以應天此帝王所應也若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掘而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耳蓋有心則謀所由出姦詐所自生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於君民之際如標投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為天下荅以治若以忘功以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君問明王之治若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者也鄭有神巫知人生死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知謀數術不越乎人為之僞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為之主則豈知謀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商北一章遇於中央言道散為物離無入有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不若彼此無心相忘而交化也

【內篇管見總論】南華一經其言也滂激頡號跌宕乎之奧窈冥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已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

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充則萬物皆契之宗師之本立矣揩諸治道也何論內則爲聖爲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斂之一身不爲有餘散之天下不爲不足也夫真人之所遺詣即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臨合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善學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後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駢拇足大指連第二十指也枝指手有形故曰懸疣多方多端也附贅疣腫結懸係於義之類多方駢枝於仁義之情此多方字疑衍多方於聰明之用方字亦疑衍以下文多於聰明者證之可見

郭註　夫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此則駢贅皆獨駢枝則於衆以爲多故云後也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在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林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有小大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也方之少多天下未嘗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降即不

可以相踰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故駢枝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屯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因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休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呂註 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懸疣非不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為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為以反一而已

崔譔 駢枝贅疣雖非性之所有而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非道德之正亦出於性不可治也今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

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離朱黃帝時人孟子作離婁二百步見秋毫之末攫德選取好名目也塞性蔽塞其性語如馬之纍如繩之結也纍纍也跬半步也言勞如疲敝之人半步而行也

郭註　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聲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慕聲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

曾史性長於仁三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眞性甚於桀跖也騁其奇辯致其意辭者未嘗容思於擣杭之旦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矣以枝正合乃謂合爲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爲跂以短正長乃謂長爲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爲不足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自去矣

郭註　明者謂其自見合而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塞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已不爲有餘也擢德則助長塞性則厭其所生惟其爲之太過以收名聲則天下相效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所以枝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辯非道也鳧鶴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竇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蔽矣立以喻無用之言如累足結繩然者此楊墨所以駢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矣自然而無爲加損之情則無所去憂而自去矣

筆乘　按纂屈作纂九竄句作竄身蹕譽作誉正作至正不爲歧作不爲歧斯理順文從不煩強解矣疑皆傳寫之誤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不足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呴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闕聲也一云憂世之貌屈折肢體以爲禮樂呴俞顏色以爲仁義繩索也撓亂也

郭註　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眞可謂多憂也駢於拇者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枝於手者謂之有餘故啼而齕之夫如是舉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惟各安其天性不決斷而齕校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高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以此為仁耳夫貴富所以可羨由有高之者也若乃無高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己效彼以羨蹻非望哉故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其名教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窮其間也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眞耳東西易方於體未虧於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救也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偽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今萬理若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而天下會歸棄我徇彼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出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者蔽天下之眞性固已

易云

呂註　夫仁義列於五藏矣為而非人情乎惟其為之太過而不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憂則為之太過者也夫駢枝之于手足或有餘于數或不足于數至于去之而憂則一也今世之仁人高目而憂世則有餘于不足于數之類決性命而饕富貴則不足于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宇宙之則決之而齕之而帝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者不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得古而不新今而不弊方則以生不知所以得古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遊于其間而使天下惑哉易方則以東為西易性則以無為有人生而靜拈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二人者所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殺身從之曰殉男而婿娌曰臧女而婦放曰敎塞悉代反漢書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註博塞也

郭註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無爲之迹亦有爲有不得已或以藏痩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特有藏痩秃胫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難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變手足藏痩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則與世同殉也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夫生奚爲哉性奚爲易皆由尚無爲之

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爲而成則絕尚去其又
冥我極兼將與于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呂註　聖王之迹而其所以爲神者隱矣如禹之胼胝
湯武之征伐雖出于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于殉天
下之弊莊子欲絕其弊而反于神之本宗則其論聖
人宜爾非小之也伯夷殉名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
跖殉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以明夫不同殘生傷性均
也此爲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

詳道　伯夷殉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殉利蓋不能強
其胥也羊之爲物羣而不黨蒸而有禮制字者
以羊從言爲義羊從大爲美誠有取
爾也故莊子以亡羊爲失道之驗

口義　挾筴執卷也投瓊曰博
不投曰塞猶今撒子也

且夫屬燭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
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
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
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
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
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
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
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
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

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俞兒古善識決人也洪南和之以簠而爲人主上云黃帝時人一云齊人

郭註　以此係彼爲屬屬性於仁徇仁者耳故不善也率性通彼乃善不付之於彼雖遍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于善則損身以徇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仕也且不仕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而不累於已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夫絕離棄曠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不自得此舍已效人者也雖致之若人而已已矣苟以失性爲淫僻則雖所哭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愧道德之不爲謝而已矣

呂註　俞兒屬於昧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五官所謂藏之體非謂仁義能藏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已有謂其所藏者特未定也適而不可名眞所謂藏也聰明者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者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上不爲淫僻則兩忘矣

管見總論　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亦有焉內篇既詮述明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猶駢拇枝贅疣之於形也本意原於道德性所不當有者之遠於道也而敷演滂流浩瀚若此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璞璞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爲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眞淳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楊墨得

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爲多駢枝之道而天下猶奔
逐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
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
失其自然斯爲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
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爲君子小人之
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尚性無所屬反
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
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爲至而本然之聰明
不發也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
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

的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
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
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
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
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
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郭註　夸驥騏各適性而足馬之眞性非齊鞍而惡乘但
無羨於榮華耳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爲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出其而多死焉

若乃任驁驥之力適遄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象馬之性全矣或者聞在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而不返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呂註　馬之齕草飲水而無羨義臺路窾則民棄織臼而火皆十二三則強爲仁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饑渴馳驟而馬之火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爲之今陶匠之善爲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爲天下而失其常然乃不知在宥之過而治之之過也

循本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築土爲臺臺上架屋當中爲門因以爲宮室之儀今俗猶稱儀門天文亦有大儀之庭路寢總宮室之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爲名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田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別蹩躠辟爲仁踶題跂支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

殘朴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
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
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
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填填遲重也顛顛專一也譆譆
詮行也摘辟多節也又
摘如摘埴之摘辟如鞭
辟之辟皆用心爲仁義之貌滀漫
又須溪云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
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
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宰斯道者無爲之至放
之而自
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填填顛顛自足而
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故止于駘蕩而足混
芒同得與一世而滀漫焉豈國異而家殊哉足性而
止無吞爽之欲故物全眞物無害故物馴也知則離
道以差欲則離性以飾素樸者無煩乎知欲也聖人

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
及至其迹也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眞而禮樂離性徒
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爲器毀玉爲璋以下皆變孔爲華棄本崇末其於天
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工匠
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

呂註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眞則所謂聖者不立可得而
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同德而不離未
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眞有所謂聖人者出爲仁爲義
不由乎自然爲禮爲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
分矣殘樸爲樽以泥毀道德爲仁義毀玉爲璋以泯
離情性爲禮樂皆多駢旁枝之道也絕巧而返乎樸
則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循本填實而不虛浮顛冥而不晶來參差而不整齊跂足而勉
行故以陰爲仁蹔足而強行故以陰爲義
淫漫猶泛濫摘辟
糾摘其邪僻也

筆乘　攫槤之攫音義舊從鄭司農讀如婆者非鄭
荅張逸以爲畫鳳尾婆婆然也梁劉杳曰凡言
末必安古槤彝皆刻木爲鳥獸銘金頂及背以出內机
魏會稽郡得齊子尾送女器二有攫槤作攫牛形晉曲昔嶷
于青州發齊景墓得二十槤形亦爲
牛象皆古遺器則知鄭爲臆說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
踶馬知已此矣加之以月題而馬知介
馮倪諝闉扼鷙至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
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
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
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

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
人之過也　蹶摩也小踶謂踶月題馬額上當顱如月
形者介倪猶聭睨也闉曲也扼鷙至曼詭銜竊轡故
也詭銜吐出銜
也竊轡齧轡也

郭註　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
之性不失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
態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
縣跂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呂註　馬之食草飲水相摩知止此矣猶赫胥氏
之民無知無爲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
題猶屈折禮樂縣跂仁義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
詭銜竊轡而至盜者猶民踶跂好知爭歸于利不可
止也介間端倪闉曲控扼鷙則馬之狠戾則馬之
知夫衡扼銜鑣介倪闉扼之所在而施其鷙戾以詭
銜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
盜人心一不至於好知者無他反其真性而已矣

莊子翼卷之三終